

老屋

□ 杨明贵

老屋青砖燕瓦,坐东朝西,与三叔家同样低矮的三间瓦房前后而立地杵在村子的中央。每天,几遍鸡叫后,太阳从东边照射出来的第一缕阳光,会第一时间洒落在我家那两个用几根细细的木棍支起的陈旧的窗户上,沿着窗户格子几道细密而规整的缝隙,渗进两个阴暗低矮的房间。

此刻,母亲第一个起床,随着母亲“起来,起床了!”,几个哥哥先后穿衣起床。母亲与哥哥们简单洗漱后便背着锄头或是拿着铁锹扁担,在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呼喊声中上工去了。而后年轮也说,我也会不情愿地半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瞎子爷爷一起起床,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好当天上学应交的作业和打扫家里的清洁、淘洗好母亲收工后回家做饭的米、菜。

那时我还小,母亲说此时的老屋是刚解放时与伯父和幺叔分家时,用祖父母亲一身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下本族兄弟的一栋很大的几间几拖几厢房大祖屋的材料所建造的。爷爷后来也说过,我也会不情愿地半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瞎子爷爷一起起床,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好当天上学应交的作业和打扫家里的清洁、淘洗好母亲收工后回家做饭的米、菜。

那时我还小,母亲说此时的老屋是刚解放时与伯父和幺叔分家时,用祖父母亲一身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财富,买下本族兄弟的一栋很大的几间几拖几厢房大祖屋的材料所建造的。爷爷后来也说过,我也会不情愿地半睁着惺忪的睡眼跟着瞎子爷爷一起起床,按照母亲的要求做好当天上学应交的作业和打扫家里的清洁、淘洗好母亲收工后回家做饭的米、菜。

盖好的老房子虽说不高不大,却也是堂屋带两房、鼓皮加隔楼。左边的房间住着父亲母亲,后面隔出一间厨房,右边的房间前边住着我们兄弟几人,后面则隔出一间小小的耳房,放置一张小小的木床,平常由兄弟几人轮流居住,待爷爷来我们家生活时,再当做父亲的房间。父亲有兄弟三人,爷爷的晚年生活也由父亲三兄弟轮流照顾,这便是我出生时的第一个老屋。

七十多岁的祖父每三个月来我们家生活一段时间,而祖母在我还未出生时就已过世。我知道祖父轮流在三家居住是父亲与伯伯么叔们商量好的。此时爷爷除了双眼失明外,身体还算硬朗。记忆里,爷爷面目和善,长年穿着个蓝色的粗布长衫,每天杵着根细粗的竹竿,在家中门前敲敲打打地摸索着做一些扫扫地面的灰尘、摆摆凌乱的桌椅,还有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爷爷对我这个最小的孙子也是最疼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时因兄弟较多,而父亲又长年在外工作,一年到头也不能回家几次;母亲又因生我时身体多病,平常除了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还要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照顾年幼的我,所以,照顾我的重任便全部落到了大我十岁的二哥和六十多岁的瞎子爷爷的身上。是二哥和爷爷一把屎一把尿的,用米糊将我喂养长大。

天有不测风云,我出生刚满月时,因邻居家里失火、火势太大,风一吹将火苗吹向了我家,正在门前摇篮睡着的我被从隔壁吹来的火星不幸烧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管是县城的大医院还是乡村的小诊所,都没有治疗烧伤的特效药物的情况下,看着被烧伤疼痛得日夜哭闹的我,爷爷杵着竹竿,摸索着往十几里八村为我讨要治疗烧伤的偏方——江豚油(用江豚内炼成的一种油质的东西,当地叫江猪油,一种治疗烧伤的土方),经过爷爷多次寻找,终于在较远处村子的户人家讨要到了这一治疗烧伤的江猪油,经过爷爷一段时间反复地

给我涂抹烧伤的地方,我身上的伤口才慢慢好了起来。

记忆里,爷爷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因眼睛看不见东西,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或是有些事他想做又不能做时,爷爷会用手猛打自己头部,嘴里则不停地骂道“这瞎子怎么不死、怎么不死?活着害人!”每当看到爷爷对自己又打又骂时,我和三叔家的堂姐会很快地跑到他的面前,喊着“爷爷、爷爷,快不生气了。”此刻爷爷便弯下腰来,伸手将我们环绕抱住,并说爷爷不生气了,此刻我看见爷爷那没有光亮的眼中会溢出几滴闪光的泪水,嘴里则反复地叨叨,“我是生自己的气、我是生自己的气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尽管物资匮乏、粮食紧缺,在爷爷、母亲、哥哥们的庇护下,我的童年时光却是温暖的、无忧无虑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爷爷、母亲、哥哥们吃糠咽菜,但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我开小灶,用仅有的一点粮食,每天熬粥或者制成米糊喂养我,竭尽所能让我能吃饱穿暖。

在第一个老屋中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现在只要想起,心中就会涌起一股股暖流漫过全身,让我倍感温暖。

记不清是一九七一年的一个秋天或是初冬,平时身体看起来还算硬朗的爷爷,突然在某天起床后说是身体不太舒服,想喝点肉汤。母亲听罢,以为是因家里长年累月看不到腥荤,加之祖父父亲体弱,确实也该增加点营养了,于是向隔壁的叔叔伯伯借了几两肉票,早上赶到离家七八里路的公社食品收购站买来几两瘦肉,在当天收工后的晚上,为爷爷煮出了一碗香喷喷的肉汤。那晚当我把肉汤端给爷爷吃肉时,他特别高兴,当着我们的面将肉汤大口大口连吃带喝地吃了下去,然后非常满足地在床上侧身躺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耳房的床前去喊爷爷时,爷爷却再也没有回答我们,爷爷去世了。随即,母亲把爷爷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二叔和搬去另一墩台的大伯,大伯和二叔来家里后,火速请人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被下放本县某农场劳动的父亲。

父亲回来后,与伯伯、么叔们一起商量爷爷的丧事,几个人将爷爷从小耳房抬出摆放在老屋堂屋的中间,三天后按习俗为爷爷举行热闹地举办了葬礼。村里的叔叔伯伯抬着爷爷的棺木,从那间低矮的老屋中出来,我哭着坐在爷爷的棺木之上,把最疼爱我的瞎子爷爷送到了村子的南边那块刚收完花生的墓地。

爷爷离开不久,哥哥们渐渐长大成人,也相继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原来那栋用祖屋改成的潮湿窄小的砖瓦屋实在是太过拥挤了,导致好多说亲的媒人看见这低矮的老屋就直皱眉头。父母亲无法,为了哥哥们的婚姻大事只得考虑重新修房屋的事情。

重建一座大一点的房子,也是全家人多年的心愿,有时母亲连做梦也在念叨房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家乡,要建造一所新的房屋是多么不易。建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原来的老屋上拆下来一些,砖瓦要靠队里每年冬季烧窑后给每家每户定量分配一点,因此那时农户建造一座新的房屋都需要经过数年的材料准备。砖瓦等建屋材料比较容易解决,往往经过队里几年分配给每家每户的数量加在一起也能基本凑齐,就是再差点儿也能向自家的亲戚或乡邻互相借点,以后再将领里每年分给的砖瓦还给他们。但柱头、檩条、石灰等建房材料就不容易筹集到了。

三夏时节治虫忙

□ 曾繁华

小朱。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由于出身正,思想好,纯朴肯干,当上了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人们又戏谑我“曾排长”。

“赶晚”(抢耨晚耨)的大忙季节到了,正值盛夏,暑热难熬。趁着清晨的凉爽,我不得不早起。“曾排长,我和你分厢去耨!”随着小朱的喊声,我拿着长长的绳索和标尺,随他一起到水田分厢栽标记,以便劳力下田按照操作。我顺着拉好的绳索把一路秧苗栽得端正笔直,田间均匀地划分出一厢一厢的长长田块。白水青秧,界线分明。我和小朱走在田埂上,只见他高卷的裤腿下,白皙的皮肤上印着被太阳晒红的痕迹,还有几处留有蓝药水的疤痕。他说是被蚂蟥吸血引起的小红坨,奇痒难忍。后来的日子,我和小朱一直重复昨天的故事。早早起床去水田里分厢。

吃过早饭后,我的事就是打药治虫(农村俗称“打药水”)。这是生产队民兵排长的正经事,那大片大片的棉田和水稻田里留下了我的串串脚印。

在白田里打药还算是轻松的农活。我背着一个单式小药水桶,在地上“筑气”,再喷雾。循环反复,直至打完一桶水。我牢记父亲的嘱托,不玩心计、不偷懒。什么“雪花盖顶”,什么“盘根打顶”等等,每个枝叶都打到位,保质保量做好自己的事。但也有人玩心机,敷衍塞责。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肩上个筒,手里捏条索。只顾往前走,不管队里穿不穿。那时使用的大瓶农药,什么甲胺磷、三氯杀螨醇、1605、1059等等,有的是进口的昂贵剧毒农药。随意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后来生产大队有了一台机动喷雾器。大队民兵连长组织各小队的民兵排长集中到每个小队打药,十人合作。有的抬机

江汉平原的家乡,连山都不曾见,哪里能产出砌墙用的石灰。虽然生长的树木也非常高大粗壮,但那都是些只能做点农具门框的杨树、柳树。那些树树干不直,树结太多且木质疏松,不适合做建房用的柱子、檩条。建房只能用砍伐后存放多年的粗壮且干燥的杉树,这样的木料放在屋上才不会产生潮气或被虫蛀。但杉树这样的木料往往只有在丘陵及山区才能生长得粗壮高大。因此在准备建房用的砖瓦、石灰时,父母只得到处托人打听购买杉树和石灰等木料。好在经过多方求助,不久后终于听说湖南的某地,有现存的木料和石灰出售,父亲立即从远在几十公里外工作的单位请假回家,前往长江对岸的湖南某地购买。

四五天后,父亲终于带回了从湖南购买来的几根又粗又长的杉树和几十袋石灰材料。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建造新房的砖瓦木料总算筹集得差不多了,只待一个农时稍闲和雨水较少的时间,就可以开工建造我们的新房子了。

新屋住将老房子拆了,在原来老屋的地基上重建的,一样是和三叔的房屋前后而居,房屋的朝向一样也是坐西朝东。大约是农历的八九月份的一天,一大清早,父亲、母亲请来了本族本房的亲戚和队里好多的叔叔伯伯,他们在父亲连声的“辛苦啦、抽根烟”和母亲亲沏送水的忙碌中开始在老屋的屋脊上揭瓦,在山墙上拆砖,有的站在地下接瓦递砖。其余的人则拿着铁锹搬箕从我家门前的菜地挑来一担担湿漉漉的泥土,将原来过于窄小的台基逐渐加宽加高,让新填出的台基和原来的老台基完全高低一样,接着开始新屋的下脚与建造。

经过亲戚和队里的叔叔伯伯们几天忙碌,我家那栋高高大大的三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终于建起来了,同时在紧靠新房南边的山墙上又搭建了一个前面做饭后面可供人居住的厨房。

新房刚一建成,就吸引了全村及路过行人的目光、驻足观看,因为那是父亲从他工作的县城带回的城郊农户房屋排队所建的房子样式。尽管房子还是原来的青砖灰瓦,但新房屋脊高耸,墙面也非常平整,特别是两边房屋的两个三页窗门的绿框大玻璃窗户,把每个房间都照得透亮。而室内也一改老房用的柱子、鼓皮支撑屋顶结构,而是以两个大三角木架作为屋脊和檩子的支撑,然后将三角木架放在面墙和座墙之上,再用几根粗点的横檩把三角木架和两堵山墙连接,增加抵抗风雨的能力,最后在三角木架的下面用砖墙砌出房间与堂屋。这样的房屋结构在当时的村里开创了新房建造的先例。因此,老屋刚建好的几天,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乡邻及小伙伴到家里围观。他们有的啧啧称奇,更多的是对那两个高大明亮的大玻璃窗羡慕不已。

刚建好的老屋,需要清理与收拾的地方很多。父亲因建房已超假多日,只得立即返回县城的单位上班。收拾、清理房上的重任就落到了母亲、哥哥们和我身上。母亲、哥哥们利用每天收工吃饭或晚上休息的一点时间,用撮箕从门前菜园新挖的土坑挑来一担担泥土,然后一遍遍、一层层将新加的台基加高加平,再从想到找生产队报销。就这样轮流到各小队打药,轮换“派饭”,打药治虫干得“风生水起”。

新房总算顺利落成了,正当全家高兴之

时,可能是对于新房子结构安全不了解的原因,村里不知是那位看房的叔叔或伯伯随口说了一句,这房子修得好是好,也很好看,就是少用了这么多的檩子与柱头,不知道抗风性能怎么样,安不安全?

母亲一听这话,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整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当刮风或下雨的时候,就更加心事重重了。特别是到了夜晚,听见外面的风声雨声,母亲更加坐立不安,不论我与哥哥们怎么劝说,她总是在床上辗转反侧,嘴里不停地念叨,这鬼天气,快别起风啦,别下雨了!多少个雨雪天气的夜晚,可能担心我与哥哥们的安全,我看见母亲起床又躺下,躺下又起床,默默地站在窗前双手合十,祈祷老天爷,千万不要吹塌我们的房子。直到这年冬天,安全度过了风雪雨天,我们的房子依然安全地屹立在老墩台上,母亲才终于放下下心来,脸上又露出灿烂的笑容。那年腊月,母亲从集市上买来一大捆木地栽种得最多的枫柳树苗,趁着春节不用出工几天时间,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在老屋门前栽上了一排排整齐的枫柳树苗。

枫柳树生长是非常快,没两年工夫,就像是发疯似的,树干不断变粗,树冠迅速扩大,门前枫柳树很快和新建的老屋一般高了,浓浓的树荫把整个老屋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之中。

有人说绿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也有人说绿色代表着希望与兴旺。就在门前的枫柳树继续长大长高的时候,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几年间哥哥们先后结婚成家,迎进了大嫂二嫂三嫂,随后的日子,侄儿侄女也很快在老屋降生,老屋迎来了他最热闹兴盛却又十分拥挤的时期。

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为了缓解几家人挤住一起生活实在不便的状况,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先是大哥大嫂带着侄儿侄女从老屋中搬去了邻村嫂子的娘家安家落户。接着二哥二嫂又在本村离老屋不远的南边建起了属于他们的新居。而母亲、父亲和大哥一家也于一九七九年先后随父亲进城工作和定居,那间刚建好了几年,伴随我从童年走过少年的老屋,很快从拥挤和热闹中平静了下来,从此默默地守候在绿树掩映的老墩台之上。开始几年,父亲、母亲也会在每年的年关或是亲戚们请客之时,将老屋简单地收拾一下带着我们住上几天,而哥哥们会不约而同地一起来到老屋陪陪父母。隔壁的邻里乡亲知道后也会来家里坐坐、看看,同父亲母亲拉拉家常。此时,空寂了多时的老屋,一下子被忽然而来的说笑声塞满。也许是沉默得太久了,老屋一时间竟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屋也迎来了它最后几次的高光时刻。后来,随着父母渐渐老去,我与父母母亲回来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父母相继离世,老屋再也没有过它曾经的热闹与辉煌。

如今,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曾经阔绰宽敞的老屋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中华为了泡影。墩台小曾经青砖黛瓦的三间小屋,早已被堂哥与二哥建成并排两栋高高的二间二层的小洋楼房所取代;门前母亲与我曾亲手栽下的一棵棵高大的枫柳树已被二哥、堂哥用作了新建房屋的材料。但老屋那曾经辉煌的样子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老屋,心情总无比激动与温暖,从前的往事,就像旧时的电影胶片一样快速地在脑海中回放。老屋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承载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梦想,那里留下了我与哥哥们的兄弟情谊和与父母亲一生的艰辛与沧桑。老屋不仅是我生命的起点,它更是我心灵的回归。

笔墨映初心 银发传薪火

□ 常尧阶

8月20日上午10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监利革命老区书画作品展”在武昌红巷美术展览馆隆重开幕。此次展览由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监利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监利市老年大学主办,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武汉分会、武汉监利商会联合承办。来自武汉、监利、益阳等地的嘉宾、文艺界代表和监利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各分会代表及监利市老年大学师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汇集百余幅书画力作,生动再现监利革命老区抗战岁月的峥嵘历程,彰显新时代老年人以笔墨传承弘扬红色精神的使命与情怀。

监利是革命老区,也是“湖北省书画艺术之乡”,此次展览体现了书画创作与红色文化的融合。展出的作品都是银发书画家们的初心力作,他们以墨言志、以画寄情,将厚重的抗战历史和深厚的家国情怀,都融入到了了一幅幅书画作品里,记录下监利那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

展陈厅内,一幅幅作品静默如诗,却涌动着跨越八十年的历史回响。书法笔墨遒劲而蕴藉温情,字句间饱含对英雄先烈的深切怀念;写意山水则将今日监利丰饶沃土与洪湖万顷碧波尽收卷中,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艺术对话。

本次展览既是弘扬监利光荣革命历史,更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生动实践,为青少年了解革命老区、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提供了深厚载体。未来,将继续汇聚和发挥银龄群体的艺术智慧与经验优势,让红色笔墨常读常新,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监利革命老区书画作品展有感

洪湖西岸忆烽烟,翰墨凝情八秩前。

银发挥毫书壮志,丹心绘纸记英贤。

青石板印英雄迹,焦墨山藏岁月篇。

莫道桑榆春已暮,传承薪火意正燃。

铜钱草

□ 田时红

沉沦于铜钱草的绿色盎然中,已悄然不知何时。只记得是一袭红袖为我递来细细的一束铜钱草,告诉我,会议室该栽几盆绿植了。铜钱草恰如小五角硬币大小,却也欣然地摇曳着纤巧的身体,顶着硕大的叶片,惹人生出无限怜爱来。一绿一红,相得益彰。会议室便添了几缕生机,平淡的生活也添了些许趣味。

仓库易址是意料之外的,十年前的计划是有生之年不会再换仓库的,真应了计划赶不上变化。新仓库是原楚天粮油机械厂。老父亲很开心,毕竟新仓库面积大到无法想象,联想到这是一座如旧时计量粮食之升子状的空间,前宽后略窄,由西进抵东略200余米,进出工作常以自行车代步。仓库焕新了,铜钱草也该跟着搬新家了。

和铜钱草一路走来的,还有一个碓窝子。这个碓窝子是麻石雕琢而成,时光留下的,除了落寞,还有口沿上浅浅的缺失,似一位牙齿脱落的耄耋老者,静静地坐在墙角已是很久很久。

老父亲不知从哪里挖来一桶黄泥巴,倒入碓窝子底漏,我也把江淮淘来的几枚鹅卵石安于其中。小窝窝里藏下不忘初心瓶中取出铜钱草,栽种在碓窝子里,盛满水。小小的几株铜钱草在碓窝子摇曳,便显得很单薄。

老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新仓库的主人,起居于门卫室中,司掌公司每日进出。也开始关心着铜钱草的生长。添水成了常态,偶有野生植物悄然入侵,也逃不过老父亲的眼睛,一只长满老茧的手略施功夫,便还给铜钱草一片清静。

铜钱草渐入人意,日见繁茂起来。不经意间,碓窝子便略显拥挤了。正是铜钱草的叶片始终很小,且绿意甚浅。老父亲便开始关心起铜钱草的营养来,常在我耳边唠叨。父亲对自己的饮食上不挑剔,简单到极致,却对一窝铜钱草如此上心,我的内心便生出些许匪夷所思来。

突然有一天的早晨,老天爷沉着脸,华容路上的树枝纹丝不动。我例行来到公司,远远望见碓窝子里的绿意已经荡然无存。赶上细细看,铜钱草的叶片早已枯萎,底下的水浑浊,散发出腐烂的味道,几个牛奶盒子散漫地围在碓窝子脚下。初步判断,应该是老爷爷把牛奶作为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杰作。这时,老爷爷蹒跚着挪过来,满脸愧疚地告诉我,想给铜钱草施点肥,听说牛奶营养丰富,不想弄巧成了拙,坏了大事。我赶紧安慰老爷爷,铜钱草本来经不起富贵,一点土壤,或者一盆清水,便能野蛮地生长,那便,活出自己的精彩来,你一定要把他泡在牛奶里,泡了章法,便是铜钱草的劫数了。

有好友听闻此事,红唇里生出几许唏嘘。直言植物亦如人,不可太宠。并告诉我,属于自己的再找回来啊。我便生出满怀期待来。

不几日便收到快递。打开纸盒,一束铜钱草便欣欣然地望着我,仿佛在说我又回来了。

喊来老爷爷,我将碓窝子里板结的土移出来,换上刚收割完油菜后疏松的土壤。满上水,将铜钱草所有叶片及大半个茎部剪除,浅浅地植入其中。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来到碓窝子旁,根茎间便已有几枚铜钱草冒出头来,小小的如精灵般偷偷窥着这个世界。以后的每个日子,都有新的叶片冒出出来,而先出来的叶片则日渐见大。碓窝子里又热闹起来了。油然而生出铜钱草生命力真旺盛的感叹!

今年六月的雨水比往年似乎多了起来,这窝铜钱草也是赶上了好的年头。眼前的铜钱草叶片,真的已如铜钱般大小了。当雨珠在铜钱草的叶心里泛起晶莹的光,或静或动,都生发出一种纯洁的静美来。

老父亲端来一把老木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铜钱草,一只粗壮的手伸过来,却不忍触碰,手的古铜色与碓窝子表面的一凹凸相映,沧桑交集,而铜钱草的盎然绿意与雨珠的曼妙相映成趣,几辆车驶过,溅起的浪花如音频线飘过,人间自是永远有勃发的生机。

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内,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2548157223@qq.com

程。

分田单干了,我似乎更忙了。那时既教书又种田。人们比以前更看重打药治虫,择时择药,一点也不含糊。只是我肩背背着的是“双带背带式喷雾器”,虽然是手摇“筑气”,可以一边打气一边喷雾,直至一桶药水打完。新式喷雾器大大改进了,轻便方便。我时常在水田白田的农作物地里穿梭,两肩上的“红槽印”记录着打药的艰辛。身背一桶药水,黄布带紧勒在汗湿的肩膀上。在其脚深的中稻间行走,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水稻的剑叶把我的手背划出一道道血痕,每一步都是负重前行。单纯的心里巴望着在虫口夺丰收。

那个时期,滥用农药的现象严重。人们不按什么比例,抓起瓶子就倒。大量药水随着雨水放入河流,河水逐渐变得黢黑不清。

随之而来的是电动喷雾器,相比之下操作更轻巧,只需充电就可以使用。两米长的“烟杆杆”左右横担,“鞭长可及”,轻便便捷,一桶药水就可喷一亩田。只是那阵阵的轰鸣声伴随人一路前行。

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农业技术不断普及,人们的环保意识随之增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雀鸟增多了,害虫失去了往日的疯狂,田间护绿治虫讲究适时、适量、有效。由于推行土地集约化,承包大户成片的田块采用无人机打药,更是技高一筹,多快好省,科技赋能。

而今我已退休,居住农村。我虽然没有下地干活,但家里的那块菜园时常有我背着喷雾器打药治虫的身影。那里有一片蔬菜和黄豆,那里是我家的劳动教育基地。治虫平凡事,但体现的劳动精神依然闪光!